

百年回忆（阿嬷、妈妈、爸爸）

庄燕南（2018年9月26日改稿）



“阿嬷”去世三十多年了。（这里阿嬷即我的外婆，此文里两个称呼交流使用。）上面这张1968年在朱继昌照相馆拍的照片里，都是阿嬷的内外孙（后排右边是表姐夫），。这十五个内外孙，每一个人都曾经在阿嬷的大床上玩过，在她的十来斤的大棉被里睡过。我整个中学六年，也都住在阿嬷的在王公巷的家¹。此文的史实与细节来自妈妈的旧信和她的谈话录音，外加我自己的记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妈妈曾问我，如果她突然死了怎么办？我面不改色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会拿上饼桶和剪刀，带弟弟去阿嬷家。饼桶呢，装着弟弟吃的饼干。但那盖子很紧，要用剪刀才撬得开。阿嬷家是当然去处，唯一去处，直到1975年我自己都有儿子了。那一年，四岁的庄宏本来跟我住在我任职的白水中学。有一天我在开车床（我教英语，兼车工），曾孝祥老师突然跑过来叫我，说收到石码电话，我的弟弟出事，已经送到漳州专区医院急救了。我顺手带上一根小铁锤，插在自行车前杆，载上庄宏到石码阿嬷家，把庄宏交给阿嬷和阿妗（即三舅母），又继续踩车到漳州。四岁的庄宏，就这样被我扔在他的阿祖家，直到丽卿闻讯从洛阳赶来。



左边的这一张照片，是1982年间在阿嬷在王公巷的大厅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阿嬷的绑足。绑足的习俗，到我妈妈这一代才废除。但绑足的阿嬷，直到她上六十岁，仍然可以独自爬上“儿琶”（右图）树²。不过，她很少离开家门，尤其很少离开石码，除了去厦门参加建毅表弟的婚礼的那一次。冬天，她会手里揣着一个烧着木炭的铜炉，坐在她房门口石臼旁边晒太阳。



¹ <https://yannan.us/2016/yannan-2016-homeland7-grandma.html>

² “儿琶”是石码话，正名是苹婆，属梧桐科常绿乔木，又称“凤眼果”。

夏天，她会跟邻里的阿婆阿嬷们坐在门外小巷(王公巷)的骑楼下³，边聊天边乘凉。过往的行人和挑夫大都认识她，叫她“鹤婆”(因为阿公名叫林汉鹤；鹤音 gǔ, 石码音鹤近百家姓的“许” kò.)。



有一次，我与也寄住在阿嬷家的云鹏表弟出去玩，就从骑楼下的她们身边经过。突然我看到云鹏表弟手里多了一张一角钱的钞票。一问，说是阿嬷给的。我也连忙回头跟阿嬷要，她也给了我一角钱。过后，我才从妈妈那里得知，我的姨母，即云鹏表弟的妈妈，专门有一笔零用钱交阿嬷代管，我其实是没份的。一角钱有多大呢？当时的一分钱可以买到两条“陈皮条”。读中学时，有一次海澄姨父用自行车载我和云鹏去二十一公里外的漳州市（那段路坐公交车或雇单车载，当时都是二角钱）。到达以后，姨父用一角五分钱买了一碗炒面，三个人分吃。左上图是阿嬷家的庭院。阿嬷的十五个内外孙都曾经在这个大庭里玩耍过。晚上蚊子成群了，妈妈才带我和弟弟回浸水埕。路上，还得把弟弟背在身上。曾经心里嘀咕：什么时候，弟弟长大了可以换他来背我？。



外婆很小就作为童养媳过门到外公林汉鹤(左图)家。16岁(全文上下都指虚岁)时，外公家来了客人。外公把床让给客人，自己钻到外婆的床上，就这样合房了。隔年，17岁的外婆生下大舅哥林守仁。19岁时生了大姨母守谦(但守谦只活了三个月)。21岁时生了海澄姨守绳。23岁生了妈妈，25岁生二舅守德，27岁生三舅守谋。妈妈六岁时，外公在漳州开的百货店失火，无奈要“出洋”(当时去海外的叫法)。外公有三兄弟，三兄弟共有19个子女。外公出洋是找他在在缅甸仰光的堂哥。妈妈跟随外公到大门口，战战兢兢叫他一声“恩官”(当时石码人叫爸爸的叫法)，外公从袋里摸出二个铜板给她就走了。起先，因语言不通，外公只当帮工，每月只能寄回二块大洋。阿嬷一个小脚女人怎么养活自己和五个孩子(即大舅、二舅、三舅，还有海澄姨和妈妈)呢？靠制作“寿金”。“寿金”是用来供奉或祭奠死者用的。石码历来出产“寿金”，都是家庭作坊出的⁴。把一张很薄的锡箔裱糊到一张粗纸上，再上色，就成了“寿金”，就如右边两张摄于2007年的照片。为了维持生计，外婆和12岁的大舅，8岁的姨母，和6岁的妈妈日夜做纸箔。妈妈回忆说她一个晚上要坐在矮凳子上刷两探金箔才能睡觉，妈妈八岁那年，大舅守仁去仰光找外公。妈妈九岁那年，外公托人带回来四个书包和四把雨伞，吩咐让四个孩子上学。学校是位于石码丁酉巷尽头礼拜堂办的私立民立小学(只办到初小)。早饭通常吃煮番薯。



³ <https://yannan.us/2016/2016-11-16/P1040921.JPG>

⁴ <https://yannan.us/2007cn/shima/shima-religion.htm>

是当天早上外婆让妈妈用四个铜板去买一斤来煮的。饭后，十一岁的海澄姨母一手牵七岁的二舅，一手拿三个小书包（包内只有一本语文，一支铅笔）。九岁的妈妈背五岁的三舅。四个人一起去学校。姨母、妈妈、二舅在上课时（上同一个班级），三舅自己坐在教室门槛上玩。中午放学时，姨母带二个小弟弟在操场玩，妈妈自己快步回到外婆家，气喘吁吁囫圇吃完饭，就带上外婆煮的绿豆稀饭，跑回小学给海澄姨母和二舅三舅分吃。

妈妈十二岁那年，外公在仰光已经学会缅语，并开了三间卖雨伞拖鞋书包的商店，每个月可以寄 20 块大洋回来。他约好让镇西叔（吴璇的的外公，船员）带一家人去仰光团圆。船期定在八月（二八好行舟），但外公七月初一晚喝酒去睡，睡到半夜，大叫一声即死，死时才 40 多岁。大舅守仁不懂经营，生意就交给伯父之子守道。守道每个月寄 40 盾钱来，后来就停寄了。在妈妈的回忆中，外公身材威武强壮。夜里睡在他旁边，感觉就像睡在高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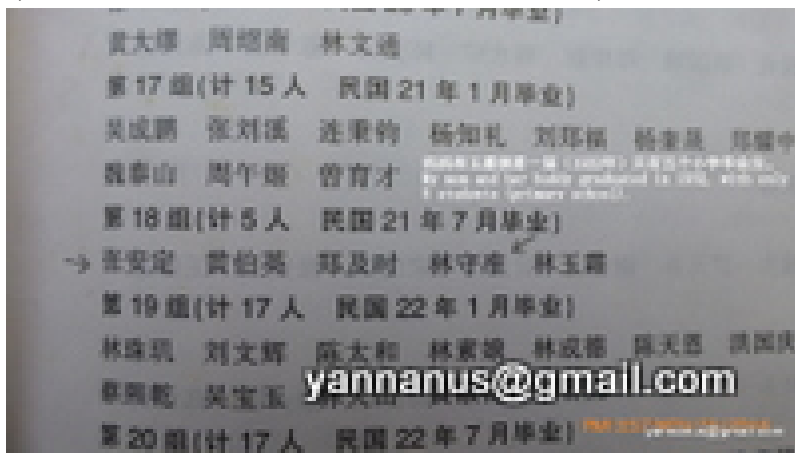
妈妈十八岁那年，大舅母叫她陪她和女儿阿宾一道去仰光。衣服都准备好了，但大姑婆说妈妈去了会被大舅母当女婢使唤，外婆听了就不同意妈妈去。

阿宾从出生到六岁，都是妈妈（时十七岁）带。妈

妈爱阿宾胜过爱自己。阿宾摔倒，妈妈先流泪。外婆说妈妈：你疯了，她没哭，你先哭。右上图是外婆家一家人摄于 1941 年的照片：最前面：阿宾（外婆抚着）；前排左起：海澄姨母（抱云鹏表弟）、外婆、妈妈（抱我）；后排：三舅、二舅、爸爸。



读完初小，外婆没钱给妈妈去读高小。幸好，大姑婆的一个同学（连接姑）在西湖小学教书，就让妈妈作为教师家属免费去读。读小学时，她的同班同桌的同学是林玉霜。玉霜的妹妹玉环小二岁，低一班。她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左上图），还在菜园里结了拜。有一年暑假，妈妈还跟玉霜玉环到她们在过溪泔茂的家住了两个月。她们毕业于 1932 年，是西湖小学第 18 组。毕业时全班只有五个学生（右图：西湖小学 18 组名单，据龙海实验小学百年纪念刊⁵）。不久，石码办了“乡村师范”（后来改为石谿中学）。妈妈



⁵ <https://yannan.us/2014/2014-hometown-trip-7.html>

免费读了三年初中，因为她每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她们初中毕业是第 17 届，全班只有八名学生。姨母守绳读到小学四年级。二舅守德读到初中二年级。三舅守谋读到初中一年级。当时，石码只办到初中，读高中得到漳州或厦门。玉环和玉霜家里有钱继续升学，16 岁的妈妈就再没机会上学了。

妈妈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红军攻到漳州（具体日期是 1932 年 4 月 20 日⁶）。石码许多民众逃去厦门鼓浪屿。姑婆安排海澄姨跟她和小姑婆上一条船先走。外婆带妈妈和妈妈的二个弟弟，及妈妈的堂姐林守矩、守份、守义、守炳、守约一家搭另一条船。到鼓浪屿后却找不到大小姑婆和海澄姨。毓德中学帮助找屋，把外婆一家和吴璇的外婆安排到附近一家人家打地铺。两个月后，妈妈走到龙头路，看见一户人家的石楼梯上坐着一个女孩穿的花裤子像是她缝制的。果然，就是失散的海澄姨。红军撤离漳州石码后，堂姐她们一家连忙回去缅甸了。

1938 年，妈妈 20 岁。日本人连续三天来轰炸石码，每天都有数间房子被炸倒⁷，石码民众惊慌逃难。乡下有亲朋的搬乡下去。没亲朋的早饭后带上午饭，扶老携幼到附近乡下，黄昏后再回石码。外婆带二女（妈妈和姨母）一孙（阿宾）行动不便，就希望把年纪最大的女儿守绳嫁出去。姑婆通过石码教会介绍了海澄礼拜堂长老的幼子甘澄河。男方要求见个面。但姨母守绳哭着，死活不肯去相亲。姑婆就让妈妈去当代表。妈妈抱着阿宾，和姑婆去大港墘一位会友家与未来的姐夫见面。未来的姐夫说：妹妹有这样，姐姐不会差到哪去，当场表示同意。妈妈回到家里，外婆和港仔尾姨母问妈妈的印象。妈妈说男的右眉角有一个疤痕，此外说不出什么，因此女方也同意了。男方送来 160 块，姨母却一直哭，不肯嫁。外婆数天陪着哭，吃不下饭。最后，把家中所有金器都给姨母，只保留一个带玉的戒指。大舅结婚时女方送的四套西装料也给姨母。大舅自己从仰光带回 20 多块花布料，四块给妻子，其他准备给弟妹分，结果也全部给姨母。隔天，由天佑叔公的姐夫用小轿送姨母去海澄，从此成了海澄姨母⁸。次日，外婆全家，连同大小姑婆和养子永辉，以及大舅母的婢女，就一同搭乘大舅母的父亲肥皂船去长泰岩溪避日本飞机。大舅母的父亲名叫洪泽三（洪温祥），在石码经营洪景成百货店。途中妈妈躺在船舱里，突然看到堤岸上步行的人群中一个女的穿着妈妈为海澄姨母做嫁妆缝制的花跑裤。果然，又是海澄姨。她提热水瓶，姨父提包袱。新婚夫妇正狼狈赶路。连忙把她和新姨父一道请下船。他们正好也是逃难到岩溪的小姑家的。大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回石码。姨母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因为妈妈从小就会缝衣服打毛衣。未上学前，妈妈就常常看“青姆嬷”（伯父的岳母）做针线，接碎布。小学二年级，妈妈已经会打毛衣。杨春藤的女儿教手工课，妈妈学得很好。她的绣花枕头、女孩鞋和十字绣曾被送到石谿中学展出。从小，我就穿妈妈手织的羊毛衫羊毛裤、帽子、手套（左上图）。到 94 岁了，妈妈还为我们手织了脖套和腿套。日本飞机常来投弹时，妈妈还学了战时救护。她曾示范给我看，怎么用绷带干净利落地包扎胳膊和



就穿妈妈手织的羊毛衫羊毛裤、帽子、手套（左上图）。到 94 岁了，妈妈还为我们手织了脖套和腿套。日本飞机常来投弹时，妈妈还学了战时救护。她曾示范给我看，怎么用绷带干净利落地包扎胳膊和



就穿妈妈手织的羊毛衫羊毛裤、帽子、手套（左上图）。到 94 岁了，妈妈还为我们手织了脖套和腿套。日本飞机常来投弹时，妈妈还学了战时救护。她曾示范给我看，怎么用绷带干净利落地包扎胳膊和



⁶ https://yannan.us/2016/yannan-2016-homeland9-red_relics.html

⁷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44f29e60102vxtg.html

⁸ <https://yannan.us/watery/relatives/haicheng.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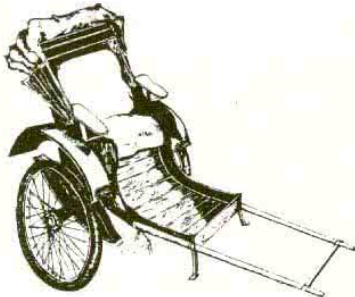
大腿关节。我小时候劳作课的作业，有几次是妈妈代劳的。我交上去的作业成了最出色最漂亮的。

后来，日本人仍然不时来炸。外婆决定全家搬去港仔尾（左上图）的姨父许文理家。（未来的）爸爸与张建宗



医生（右上图）正好也来港仔尾找房子住。爸爸的妈妈，即我奶奶，和妈妈的姨丈是表兄弟，所以吃饭在一起。爸爸妈妈就这样在港仔尾相识⁹。爸爸常带妈妈去附近沈溪头、谢溪头，下浒，园仔头的庙宇、桥头和果树下玩。回石码后，爸爸天天到王公巷看妈妈，还带她去漳州、厦门玩。二年后1940年4月29日，28岁的爸爸，和22岁的妈妈结婚了。他们在西湖小学的玉兰树下拍结婚照（左图），包老师来弹琴。在南靖师范读书的叔叔庄林也来参加婚礼。婚后13天，爸爸即去南平邮电局当检查员。四个月妈妈也去。由漳州“闽声”通讯社的友人送到水头搭车去南平。当时石码到水头无车。妈妈坐轿，友人步行。隔年，1941年，燕南在南平“口士吡哩”医院（[美国传教士苏雅各 James E. Skinner 1905 年创立](https://yannan.us/2013/09-01/P1030616.JPG)¹⁰）出生（因此“南”）。在医院住了24天，花了100银元。在南平时，友人吴华杰和二舅林守德因为逃壮丁来投奔。一个小房间睡五人。燕南九个月大时，吴华杰自己走人，爸爸带妈妈、燕南和二舅去重庆，住沙坪坝。二舅在兵工厂找到工作。爸爸表面上去重庆大学读书。在重庆时，燕南说话带了四川口音，而妈妈学会了讲国语。

燕南23个月时，妹妹燕渝（渝是重庆简称，因为重庆境内嘉陵江古称渝水）出生（旧历11月初二）。燕渝十一个月时，爸爸陪妈妈送两个孩子回石码。原计划是燕南交浸水埕爷爷奶奶，燕渝交王公巷外婆，妈妈才跟爸爸回重庆。但妈妈扔不下年幼的儿女，就留在石码。她卖戏票，当代课，打毛衣，车衣服谋生。燕渝16个月大时染脑膜炎去世（右图为妈妈带燕南在早夭的妹妹墓前）。1943年爸爸被军统列入通缉名单，从重庆避难回乡，在外婆家防空洞中蛰伏了三个月。小燕南在外婆家见到爸爸，看到表姐阿宾喊“阿丈”，他也跟着大喊“阿丈”¹¹。风声稍逝，爸爸在家乡紫泥大沙洲村创办“华生农场”并在石码新行街、厦门海口设立附属机构“华生水果行”，并组织榜山、江东和紫泥乡民们成立“江东抗日游击队”。1947年间，南京宪兵司令部的追捕令送达龙溪警署，幸有内线通报，他连夜出走，逃到香港。到香港后，爸爸曾经挣了一些钱寄回石码，分成四份：妈妈、外婆，爷爷奶奶和石码礼拜堂各得一份。



1949年7月底，中共南方工委委派爸爸回厦门迎接解放。他写信告诉妈妈：“为了民族和多数人的幸福，我准备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封信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未还！）妈妈带燕南燕北从龙海石码乘船来厦门。上码头后，妈妈雇了一辆人力车（如左图）去爸爸的旅社。在海口路上，人力车车轴断了，把妈妈和我们小兄弟俩连行李摔了一地。到旅社以后，妈妈跟

⁹ https://yannan.us/2013/china-trip_8.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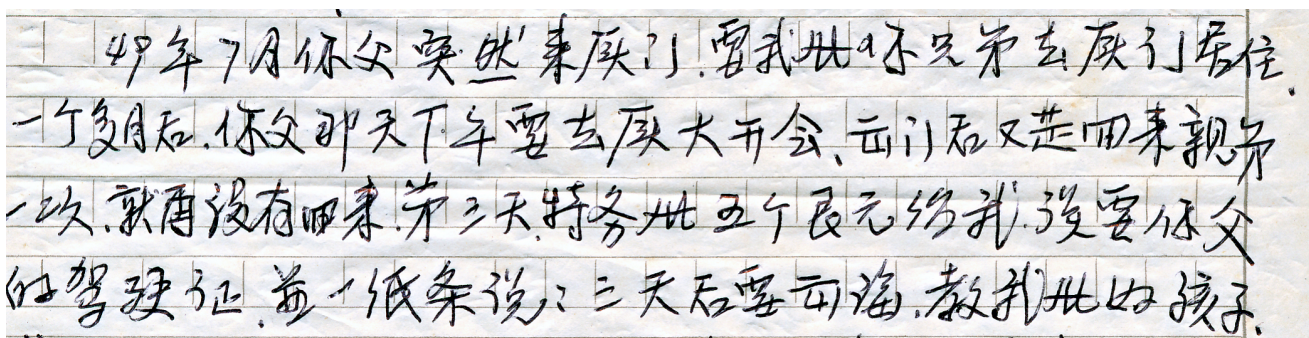
¹⁰ <https://npsdyyy.wendafu.com/introduce/index.html>

¹¹ <https://yannan.us/2013/2013-09-01/P1030616.JPG>

爸爸谈起路上的遭遇。“你有算工钱给人家吗？”爸爸问。妈妈说：“人摔了不计较就很好了，怎么还钱？”爸爸批评了妈妈，说没给车资人家怎么修车，怎么生活？后来，爸爸也批评了我，因为八岁的我管旅社的工友叫奴隶。我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在我读过的童话书里，仆人就是叫奴隶的。

我读过的童话书里还有一则故事，说一个孩子屡次被后母骗到树林里去扔掉。聪明的孩子第一次放石子作记号，第二次放树枝，都顺利回来。第三次放豆子，豆子却被小动物吃掉了。旅社是二层楼，我们住在朝海的房间。那个晚上我久久不敢入睡，生怕爸爸妈妈夜里从沿街窗户用绳子溜下去，抛下我和小弟弟。当然。爸爸妈妈没有抛弃我们。他们带我们来厦门是为了租个房子，合家在一起。那是厦门解放前夕，风声鹤唳。如果带家眷，特别有小孩，租房不会引人注意，也无需铺保。到厦门第二天，我们就在草埔巷租了间房子住下。

租的房子是郑静庵(即郑静安)伯伯介绍的。我记得他来看爸爸，两人西装革履，站在租屋门口矮矮的屋檐下谈话。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静庵伯当时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秘书。静庵伯在家乡当校长时，爸爸是他的学生。爸爸二年前从家乡逃香港时，就是静庵伯派市府的小车送他去上船的。(静庵伯后来还为解放厦门做了很多事。解放后当了福建省农工民主党的省秘书长，文革中被害致死。)草埔巷这所租屋的旁边有一片空地。上面常有一些洋垃圾，包括空的罐头壳。我找了铁钉用砖头在罐头壳打两个洞，繫上麻绳，带着弟弟踩在脚下踏着走。我的另外的一个玩乐是去街上小人书店看书。有一次我走远了，认不出回草埔巷的巷子口。摸摸袋里有一枚硬币，就当街拦下一辆人力车，雇他送我回到草埔巷的巷子口。



49年7月你父突然来厦门，留我此你兄弟去厦门居住。一个月后，你父那天下午要去厦大开会，出门后又转回来亲自一改，就再没有回来。第三天持条五元给我，说要你父的驾驶证，条一纸条说：三天后要回海，教我此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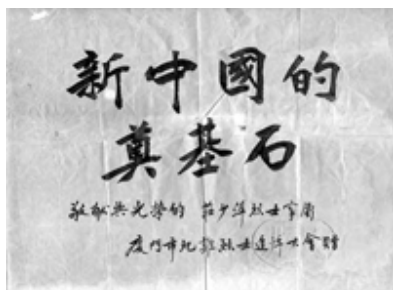
妈妈曾回忆到在草埔巷的日子。她说，因为爸爸在弟弟出生四个月后就离家，三岁的弟弟这时根本不认识他，既不让他进房间，更不让他上床。好容易等孩子睡了，爸爸才上床，却又被孩子摸到痒处，笑出声来，一下子又被弟弟赶下床，并推出房间。爸爸只得在客厅里，微笑地等到孩子熟睡。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家四人的温馨日子，才一个多月就被打碎了。那一天，爸爸说要去厦门大学开会，妈妈抱弟弟在窗口看他走。爸爸走回来亲了亲弟弟。爸爸走后，妈妈坐立不安，一连打破三个饭碗。爸爸当晚没有回家。第二天来了两个便衣。我记得他们打开大衣橱上下搜查的样子。便衣带来五元光洋和爸爸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船过三天就要航行，你要带好孩子。”(见上面妈妈信的扫描。“驾驶证”应为“船员证”之误)妈妈知道是出事了，三天后要被枪毙。爸爸是让妈妈赶快带孩子回石码。否则，如把母子也抓去伴审怎么是好。妈妈当即跟房东太太联系。房东的儿子雇车把我们送到船码头，妈妈把一瓶派克牌墨水送给他。这是当天回石码的最后一班船，到石码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第二天清晨，枪声四处响起。我跟浸水埋的阿嬷(奶奶)推开家里的大门往外看，一个持枪的警察一边跑一边喊：“共军来了！”那一天是1949年9月20日。(后来，石码镇一条叫炮仔街的街道就改名叫九二零。)解放军攻到了石码，厦门跟石码的交通断绝了。

government-issued Martyr's Certificate
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次日，爸爸狱中难友（厦门清白摄影社陈姓）把耗信传到石码朱继昌相馆。当时商船还没通，妈妈就在舅舅和叔叔的陪同下雇小船去厦门。在厦门第二监狱，妈妈见到了爸爸的临时坟墓。妈妈回忆说，她自1940年与爸爸结婚，九年中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合起来不超过两年。其中连女儿生病、夭折，丈夫都不在身旁。在香港时，他来信提到生活的艰辛，内战的苦难，并说到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幸福，他准备牺牲自己，回来迎解放。如今，解放是迎来了，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爸爸。

爸爸在香港时，曾经寄来描写苏联幸福生活的小册子，我曾经在外婆家读过。在苏联，小孩子有自己的“儿童游戏室”。显然，这是爸爸希望将来能给我们的。他还曾给我寄来一辆人可以坐在里面用脚踩动的玩具车。一支跟真枪一样大的漂亮的银色玩具手枪，可以打连发的火药纸条。还有一件进口的橡胶雨衣。当我雨天穿着它上学（西湖小学）时，我的同班同学卢肇源硬硬把我推到墙角下水管的下面，看雨衣是否抵挡住倾盆而下的雨水。爸爸在石码时，我曾经跟他去乡下他所经营的农场。白天，他在小河沟里用绳子绑着我的腰，提著我学游泳。晚上，我们睡在一个高高的炮楼上。他提着步枪带我登上顶层后，把梯子抽上来，把洞口盖紧。爸爸总生活在警戒与防卫中。在浸水埕老家，后窗的铁栏杆有一个供逃生的活动小门。在王公巷外婆家，爸爸



曾在大门门槛上设机关。有一天外婆起得早，差点被石头砸到。爸爸所以时时提防，是因为他很早就为革命而工作¹²。据 [2016年漳州党史通讯林婷文章《铮铮铁骨干革命，碧海丹心留青史——记庄少萍烈士》](#)¹³，他在1932年红军入漳州时入了党，在红军离开后受令留下，为党工作。上图是1983年民政部频发的烈士证明书。

¹² <https://yannan.us/2016/yannan-2016-homeland11-solace.html>

¹³ https://yannan.us/dad/zhuangshaoping_zhangzhou-lintin.pdf



解放了，爸爸成了“新中国的奠基石”（左上图），[埋葬到厦门烈士陵园](#)¹⁴。扔下了三十岁的妈妈、三岁的弟弟和八岁的我，扔下了浸水埋的阿公阿嬷。我们得了一块三寸宽八寸长的暗红色的“烈属光荣”的木牌子（左图）。第一年春节前，政府和街道曾经敲锣打鼓来慰问，留下了两个装满慰问品的大竹箩筐。他们走后，奶奶流着眼泪在天井里切肉。她告诉八岁的我，那肉是爸爸的身子换来的。年过一年，那牌子渐渐褪色了。年过一年，来慰问的人和东西愈来愈少了。爷爷奶奶一年内先后去世（右图）。我们孤儿寡母凄惨地过日子。揭不开锅，没有一分钱的日子里是常有的。有一次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妈妈去外婆家要了一手绢米回来。第二天用那些米分成三顿煮粥吃，还有一次，妈妈做了一件衣服，叫燕南拿去圆圈找杨春藤交货。工钱本来是五毛，那个人是同教会的，就多给了一毛钱。回来路上燕南买了三角钱的米（一斤）和五分钱的咸花生。有一次我们连买酱瓜的钱也没有，正好门口有人叫唤“买碱灰”，连忙把炉灰掏出去，换了一分钱。这长年累月无人、无钱、和无助的悲哀，唯有妈妈和我们两个小兄弟知道。智者说：痛是自己的，别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解放了。我们理所当然把人民政府当作自己的政府，把解放军当自家人。临时驻扎在隔壁的一队解放军通信兵马上成了我和弟弟的朋友。他们做“北仔饼”时会从阳台上递过来给我们，有衣服破我会让他们从阳台上过来我们家，由我帮他们补。（是的，虽然我是男孩子，而且才九岁，我已经会使用妈妈的手摇缝纫机了。）后来，他们换防再到石码，住到码三小学里，还专门叫我和弟弟去玩，并给我一大堆黄铜线，让我匝在我的自制弹弓上。新人民币开始发行时，我在一家店里遇到一个解放军的采购员。我问他新人民币是什么样子的，他马上送我一张新钞票。后来，我妈妈把他转介绍给郑静庵伯伯，到他们的一个空房暂住。我去他那里玩时，看到他他把成捆的现钞当枕头。有一次妈妈跟我去，他就吩咐附近的饭店送点心上门请我们。我妈妈经郑静庵伯伯介绍，到厦门驻军师参谋长赵烽五家当保姆。师参谋部在虎头山。我和弟弟曾经跟赵爸爸的女儿赵大伟沿着镶钉在石头上的铁扶梯爬到陡峭的虎头山上。赵爸爸的警卫员崔凤泉还给我看一把缴获的精致袖珍手枪。1952年他去福州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¹⁵看我时，还带我去拍了右上边的照片。赵爸爸和赵妈妈去福州时都有去子弟学校去看我¹⁶。在厦门时，我们曾坐吉普车从师参谋部到市区看话剧，演的是厦门警备司令部的毛森怎样给捕获到的共产党地下党人上刑。先是上老虎凳，然后上绞刑。受刑者脖子上套了一条长绳，两个行刑人分站两端。舞台灯光变暗，我身旁传出了妈妈的哭声。



倪耀福同学凭记忆速写

去[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¹⁷（小学）是石码，即[三区](#)，[给我的名额](#)¹⁸。

1952年春节前，妈妈和弟弟送11岁的我到石码汽车站，由区政府派人（吴文波？）送我到在漳州的“龙溪专署”。我们在位于马道底（闽南话称马肚底）的专署所在地住了一两天，等候龙溪专署各县镇的小朋友到齐。妈妈本来给了我一双鞋，一个小提袋，袋里还用了一个铝罐装了半头鸡。

¹⁴ <https://yannan.us/watery/parents/mausol2.htm>

¹⁵ https://yannan.us/2013/china-trip_10.htm

¹⁶ https://yannan.us/2013/china-trip_9.htm

¹⁷ <https://yannan.us/watery/fuzhou/elementary/wang-memoir.pdf>

¹⁸ <https://yannan.us/watery/fuzhou/elementary/elem-txt.htm>

听说到福州后什么都会发放，我就脱下鞋子，连同小提袋和袋里的鸡，让专署替我送回给妈妈。在福州时，吴文波等人去省城开会时还曾经去子弟学校看我。跟他们上街时，我还让他们给我买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在子弟学校常玩扑克牌。我对数字的心算技能就是从玩扑克牌培养起来的。子弟学校的操场上除单杠双杠外，还有相当风险的“浪木”，以及没有风险，但不太好学的高跷。

1953年我小学毕业后回石码读完六年中学¹⁹，1959年去福州福建师范学院读大学²⁰，1964-1969在福州工作²¹。我虽然没有入党，但自认是根正苗红拥护体制的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妈妈被迫害²²。石码食杂公司的造反派说我的去世了18年的爸爸是特务，抄了我们家，把我妈妈抓起来。妈妈被关到门窗紧闭，玻璃窗涂满报纸的房间。她担心未成年的幼子，成天以泪洗面，粒米滴水未进。她回忆说她当时不是闹绝食，而是实在伤心吃不下。直到现在，妈妈想到当时的情况还要流泪。那天夜里，他们放妈妈回家。可怜的妈妈连一瓶热水瓶也提不动，得把一瓶水先倒光才提着回家。后来，妈妈又被他们关了第二次，关了十几天，开了数次斗争会。第二次释放后，妈妈已经双目昏花，两块与三块的人民币分不清，不能门市上班。妈妈因为痛哭从此落下眼疾。从此，我寒了心。1988年，我怀带400港元来美后就留了下来²³。



爸爸从1932起就入党，妈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就是政府挂牌承认的烈属，但解放68年来，从没有“组织上的人”来探望。有那么几年，政府完全忘记她的存在，连对联也不给一副²⁴。后来给了对联，却把给“军属”的拿来充数（见2014年10月的照片²⁵）。那可是中央专门设立“烈属节”以后的事啊。2016年年底，鹭客社连发二文：“石码记忆：浸水埋被遗忘的谍战英雄²⁶”和“石码故事：妈妈就要一百岁了²⁷”。网络上获得很多关注。解放西社区和石码镇领导们来看望妈妈了（左下图）。社区陈书记更成了常客，像儿女般地嘘寒问暖，

¹⁹ <https://yannan.us/watery/shima/school/hi-school-txt.htm>

²⁰ <https://yannan.us/growup/fuzhou/college/col-txt.htm>

²¹ <https://yannan.us/growup/fuzhou/broadcast/broadcast.htm>

²² <https://yannan.us/watery/parents/shaoping.htm>

²³ <https://yannan.us/w-u/life-wu.htm>

²⁴ <https://yannan.us/mom/no-couplet-20170618162711.jpg>

²⁵ <https://yannan.us/2014/2014-10-01/P1100908.JPG>

²⁶ <https://mp.weixin.qq.com/s/No-W7MO22XC-byuWs3qNQA>

²⁷ <http://mp.weixin.qq.com/s/PszK3nEb5JsscW2O4UZt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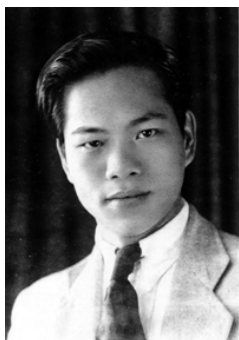
还给妈妈添置了许多防寒衣物²⁸。我们的母校实验小学送给我们一副十分精致的对联²⁹（上图）挂到客厅里³⁰。石码镇党委和政府送的对联挂到大门口（下图）。2017年1月23日，龙海市、石码镇和解放西三级党政领导都来了。真是春进小巷³¹。鹭客社赞曰：庄少萍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那个组织已经有人来看望了。³²



领导们安慰妈妈：瞧，落款写着石码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呢。Officials pointed the inscription to mom and told her it was from the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自爸爸去世，妈妈一直有个错觉，觉得爸爸某一天的下午还会回来，在门口问：“守准是这一家吗？”事因厦门解放后妈妈去收尸时并没有见到尸体，解放军当时已经把遇难者埋了（右下图）。妈妈要求挖起来见一面，解放军不让，说尸体已经被埋二回了。第一次是国民党把遇难者十五个人埋一个坑。第二次是解放军挖起来分开埋葬。

这个错觉—这个希望，支撑了妈妈68年。今年妈妈就一百虚岁了。衰老的她腰痛腿痛浑身不舒服，但党政领导的拜访和关心让她高兴和感激。连呼他们怎么那么“古意”呢（“古意”是石码话“殷勤”“好客”之意）。



爸爸的在天之灵应该也会高兴的，毕竟这是他1949年10月16日晨二时牺牲后首次得到重视，首次让家人因为他献身而获益。谢谢了。谢谢古意的人们。左图是燕南和妻子2007年陪妈妈和弟弟在厦门虎园爸爸的烈士陵园前。左图是爸爸生前的照片。

他永远36岁。



²⁸ <https://yannan.us/2017/2017-01-02/81214261987832231.jpg>
²⁹ <https://yannan.us/2017/yannan-2016-17-homeland13-couplet.html>
³⁰ <https://yannan.us/2017/2017-01-06/P1060071.JPG>
³¹ <https://yannan.us/2017/yannan-2016-17-homeland15-spring.html>
³² https://mp.weixin.qq.com/s/3ba5s_2kE1ZLgBquBu9Yrg